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二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十二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二十一

魯頌四之四

集傳魯少皞之墟

孔氏穎達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鄭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

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

即曲阜也

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

王氏應麟曰蒙山在沂州新泰縣東

南八十里羽山在海州胸山縣西北一百里

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

禽

孔氏穎達曰史記魯世家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曲阜周公不就封卒相成王使其子



伯禽代就封於魯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啟土
宇合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
定言
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皇

表襲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沂州今
沂州俱屬兗州府密州今諸城縣屬青州府海
州今寧海州屬登
州府竝隸山東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

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

為廟樂

鄭氏康成曰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
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

禮○孔氏穎達曰禮運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
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申命魯得郊天子禮周
為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
之後也王者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

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

謂之頌

王氏炎曰魯頌皆以美其君與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嚴

氏桀曰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朱氏公遷曰以其皆稱美頌禱之辭故不謂之頌而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

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闕宮一篇為僖公之詩

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

蓋其體固列國之風

孔氏穎達曰名雖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

曹氏粹中曰今以其體觀之
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 而所歌者乃當時

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
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宜若猶
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
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

秋之法也

朱子曰著於篇所以見其僭也春秋
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

之則沒其實矣故其文
予之而實則不予也 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

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

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

無風其或然歟

蘇氏轍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

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或謂夫子有

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

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白魯風者其說不得通

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

公遵伯禽之法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蘇氏轍曰頌之為詩本於其德

而已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其國之頌也○范氏處義曰魯頌之作曰頌僖公非告神明也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皆願之之辭非成功也聖人思西周之盛而不可得幸而有僖公之賢而魯人尊之聖人若曰魯周公之後也而其所以得人心者又如此吾又何疑焉故詩有魯頌所以尊周也○魯頌之異於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事實魯多頌禱四也○章氏俊卿曰頌之為體非徒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凡所以祝頌其國者亦得而用之僖公比之諸侯則勤儉其時比之諸侯則小康其事則臣子之願心而非有諂畏此孔子所以取而錄之○黃氏佐曰魯之頌雖不

皆於祀乎用之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
蓋於商周而無嫌故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
樂而何其審聲以配樂而不徒作也明矣以魯
而厠商周是猶秦穆之誓上
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傅說

駟同古榮反

牡馬

叶滿補反

在坳

古榮反

之野

叶上與反

薄言駟者

叶章

與反有驕戶橘反

有皇有驪

力知反

有黃以車彭彭

叶鋪郎反

思無

疆思馬斯臧

集傳賦也駟駟腹幹肥張貌

孔氏穎達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肥張者充而

張大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

林林外謂之垆

鄭氏康成曰必牧於垆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垆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

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

驪馬白跨曰驕

孔氏穎達曰孫炎曰驪黑色也郭璞云跨

髀閒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

黃白曰皇

孔氏穎達曰黃而雜白者名為皇

純黑曰

驪

孔氏穎達曰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

黃

駢曰黃

孔氏穎達曰駢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

彭彭盛貌

毛氏萇曰有力有容也

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

公牧馬之盛

朱氏公遷曰此言僖公牧馬之盛用序說也

由其立心之遠

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

而駉牝三千亦此意也

劉氏瑾曰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駉而牝者有三千之衆美

僖公之馬則言其駉而牝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集說

毛氏萇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篤馬○孔氏穎達曰首章言良馬朝祀

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蘇氏轍曰僖公推其誠心以治其國家其思慮無所不及以為不可徧舉故舉其一曰思馬斯臧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未有不善者也○姚氏舜牧曰思無疆不專牧馬一節凡公之君國子民盡人與物無不極其思慮而圖謀之遠真有無疆域之可限者即馬一節觀之而皆馴良可御若隨所思而臧焉斯可見其略矣○徐氏常吉曰馬重駉駉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國子民言下思字就馬政修舉言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溥言駟者有騅音佳有馵符悲反有

駢有騏以車伾伾符丕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反

集傳賦也蒼白雜毛曰騅孔氏穎達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閒雜上云黃

白曰皇黃駢曰黃止二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馵

孔氏穎達曰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駢孔氏穎達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駢是駢為純赤

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辨明者上云黃駢曰黃是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駢是赤而微黃青黑

曰騏孔氏穎達曰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伾伾有力也

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伍
伍有方○張氏表曰斯臧良馬也斯才戎馬也

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
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故也

○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驥

徒河反

有駱有駟

音

有雉以車繹繹

叶弋反

思無斃

叶弋反

思馬斯作

集傳賦也青驪麟曰驪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

連錢驄也

許氏慎曰青驪
白鱗文如鼉魚

白馬黑鬣曰駱

孔氏穎達曰鬣謂馬

之駿也

赤身黑鬣曰駟

孔氏穎達曰駟為赤色若身鬣
俱赤則駟馬故赤身黑鬣曰駟

黑身白鬣曰雉繹繹不絕貌

黃氏一正曰繹繹連屬
貌言其馬之善走也

數厭也作奮起也

何氏楷曰作即易震卦為作足之作謂奮迅而動作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

音

有駟

音

遐反

有驥

音

有魚以車祛祛

起居反

思無邪

叶祥余反

思馬斯徂

集傳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

雜毛曰駟

孔氏穎達曰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駟郭璞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

豪

駟

戶晏反

曰驪豪在駟而白也

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駟駟也郭璞曰駟脚脛然

然

則駟者膝下之名

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

羅氏願曰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

紫燄若目小而多白則驚畏驚

祛祛彊健也徂行也

何氏楷曰以駕給使之車可以策逐而行也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

人得其情性之正

朱子曰如正風雅頌等語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淫等詩可以使人

人知戒懼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可如此所以讀詩者便思無邪也蓋詩之功用如此○所謂得情性之正者情性是貼思字正是貼無邪字然其明白簡切通

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

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

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王氏安石曰思無邪一出於正○彭氏執中曰夫子教人

學詩之法思無邪一言乃學者之樞要也○劉氏瑾曰詩之為教無非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就詩經而指其要以示人則惟思無邪之語既明白簡切而足明各詩之直指又通於上下而足該衆詩之全體比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於上下故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王氏守仁曰思無邪一言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語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

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梁氏益曰左襄二十八年

盧蒲癸曰賦詩斷章言賦詩者但取其一章為義斷取其一章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薦馬主以給官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總論

呂氏大臨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斃思無邪馬之所以臧

才作徂者其效也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范氏處義曰每章言牡蓋馬以牡為善也每章言薄言駟者謂馬之善不止是其品固多矣言馬之善而繼之以思則僖公蓋嘗精思而後得此也馬之臧也馬之才也馬之作也馬之徂也皆有以致之而原於一心之思慮以見處事無不曲當其效自如此也○許氏謙曰每章之意惟在第七句無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苟於近利也無斃

者持之能久也惟所思者如此故久而有富盛之效其富盛非特馬也因馬可以見其他爾然思之無疆無期無數猶未知其所思者當耶否耶至其卒章辭曰思無邪則見其心之正取於民者有制其富盛皆所當得非搭克苛斂以致之者也○朱氏公遷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故詩人以之頌美其君如此○鄧氏元錫曰魯頌首駟重本也思無邪政本也思無疆無期則大無斲則久無邪則貞○鄒氏泉曰各章上思字汎就平日立心言下思字則思及於馬凡畜之而不枉其性用之而不窮其力食之而必以其道策之而曲盡其材皆是也

駟四章章八句

集說

朱氏謀堦曰魯政多矣獨舉考牧一事軍國之所重也○沈氏萬鈞曰孔子曰魯衛

之政兄弟也蓋憫其衰亂之相似也夫憫其衰亂之相似則豈不喜其興復之相侔乎是故魯之駟牡揚於頌衛之駟牡襄於風

有駟

必蒲必反

有駟駟彼乘

繩證反

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叶謨

反郎振振鷺鷺于下

叶後五反

鼓咽咽

烏玄反

醉言舞于胥樂

音洛

兮

集傳興也駟馬肥強貌

許氏慎曰馬飽也○郝氏敬曰重言有駟者非一馬也

明明辨治也

歐陽氏修曰明明修明其職也○朱氏公遷曰辨則不雜治則不亂道燕飲而

先之以夙夜明明蓋勤勞治理以其餘暇為樂耳

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

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

陸氏佃曰鷺之集每至水面數尺則必低徊少

盤其勢與飛之時徑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也

咽與淵同

陸氏德明曰淵鼓

聲之深長也

毛氏萇曰咽咽鼓節也○孔氏穎達曰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

或曰鷺亦興也

毛氏萇曰鷺以興潔白之士○鄭氏康成曰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

以禮樂與之飲酒○歐陽氏修曰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儀也

胥相也醉而起

舞以相樂也

鄭氏康成曰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此

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劉氏瑾曰此為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詞

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魯之羣臣乘其駮然壯健之馬來朝夙夜在於公所而不敢懈○輔氏廣曰駮彼

乘黃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

○有駮有駮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集傳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集說

毛氏萇曰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孔氏穎達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

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曹氏粹中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季氏本曰在公飲酒相導以和也明明在

其中矣醉言歸止而不過之意○何氏
楷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此之謂能樂

○有駟有駟彼乘駟

呼縣反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

以始歲其有

叶羽反

君子有穀詒孫子

叶獎反

于胥樂兮

集傳興也青驪曰駟今鐵驄也

孫氏炎曰色青黑之間

載則也

有有年也

孔氏穎達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

穀善也或曰祿

也

何氏楷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使歲歲豐登家給人足是即君子之享有天祿也

詒遺

也

何氏楷曰詒通作貽說文云贈遺也

頌禱之辭也

朱氏公遷曰頌禱則願之之詞盖有

唐風蟋蟀好樂無荒之意

集說

鄭氏康成曰君臣相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曹氏粹中曰君民如

此治道得矣復何為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為善則無疆之休也○輔氏廣曰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慮深矣此可謂善頌善禱也○黃氏佐曰豐年而繼於後則常有以需國用而贍民生善道而傳於後則常有以固人心而承天命

總論

范氏處義曰始言在公明明則明足以善其職中言飲酒卒言載燕既善其職則朝廷無事君

臣相與飲酒而宴樂耳始言舞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終言歸既醉而出竝受其福也上二章醉而舞醉而歸一時之樂耳未若卒章人臣稱願歲歲有年君子之穀詒孫子其樂為無窮不止於一時也○姚氏舜牧曰詩本燕飲而章內都著夙夜在公句首章更著在公明明句見君臣之所先圖者在國家之

幾務政有餘暇
然後燕以樂耳

有駟三章章九句

集說

鄧氏元錫曰有駟有小雅慈惠之心焉上下交則和而安

思樂

音洛

泮

音半反

水薄采其芹

其斤反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

叶其斤反

其旂葭葭

蒲害反

鸞聲噦噦

呼會反

無小無大從公于

邁

集傳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

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

毛氏萇曰天子辟廡諸侯泮宮其

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廡故曰泮水

而宮亦以名也

鄭氏康成曰辟廡者築土廡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

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芹水菜也

嚴氏

粲曰解見采菽

戾至也

毛氏萇曰戾來也

葭葭飛揚也

錢氏文子曰葭葭草葉多

貌旂下垂如葉之多也

噦噦和也

毛氏萇曰噦噦言其聲也○孔氏穎達曰言其車服得宜

行趨中節也○王氏安石曰觀其旂其物葭葭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節

此飲於泮

宮而頌禱之詞也

劉氏瑾曰首章本其始而言魯侯與其衆至泮宮也三章以後然後

言飲酒頌禱之事

集說

李氏樛曰菁莪以莪喻人才此詩言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薄采其菲皆

是言僖公能育人才也國人無長無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漢明帝開辟廊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今僖公修泮宮而從之者多宜矣○嚴氏粲曰稱其儀物之美者喜其來至之辭如所謂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也○何氏楷曰興意在大小從公二句教不擇人苟有其材皆可以取而成就之猶采菜者之不廢夫芹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

居表反

其馬

蹻蹻其音昭昭

叶之繞反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集傳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

毛氏萇曰其馬蹻蹻言彊盛也

色

和顏色也

毛氏萇曰色溫潤也

集說

李氏樗曰教人而至於有所怒是非所謂樂育人材也惟其匪怒伊教此其所以為善育人材

歟以國人之從公于邁其喜觀之如此僖公至泮水又且和顏悅色其樂教人又如此上下各盡其樂則泮水之中風化之盛可知矣○黃氏樗曰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鳥可已觀其旂則樂其葭葭聞其鸞則樂其噦噦見其馬則樂其蹻蹻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溫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輔氏廣曰其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人載色載笑王氏以為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是也○劉氏瑾曰言魯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

叶謨九反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

叶魯吼反

順彼長道

叶徒吼反

屈此羣醜

集傳賦其事以起興也芣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

滑江南人謂之萑菜者也

陸氏璣曰芣與苢菜相似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

皆有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

孔氏穎達曰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

醜衆人民○王氏安石曰順從此君

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此章以下皆頌

禱之詞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言在泮飲酒則是在泮宮燕飲矣自此而下皆頌禱之辭首祈其壽考次祈其

功業亦可謂善頌善禱矣長道謂長久之道也其曰羣醜雖曰羣衆便已舍淮夷在其中○朱氏善曰三章教畢而燕賢者樂告以善道內治益修遠人自服也○季氏本曰永錫難老欲其久於敷教以致治安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

音格

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候五反

集傳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集說

李氏樗曰民之所以則之者非在於空言亦以僖公內焉能慎其明德外焉能慎其威儀民所

以慕其德而化之也凡所行之事無不盡其孝故福祿是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范氏處義曰此章

專頌僖公之德為下四章服淮夷張本也雖曰頌之亦有規意蓋謂非有德不足以服人也○輔氏廣曰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黃氏佐曰敬德欲存養省察無間也敬儀欲動容周旋中禮也文武兼資所以昭假乎烈祖所謂靡有不孝也自求伊祜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之意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反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

古獲反叶况壁反

淑問如皋陶

叶夷周反

在泮獻囚

集傳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

孔氏穎達曰馘臨陣

格殺之而取其耳也

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

孔氏穎達曰生執而

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

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

鄭氏康成曰定兵謀也

及

其反也設奠於學而以訊馘告

鄭氏康成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

生獲斷耳者○孔氏穎達曰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

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

願其有是功也

朱子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

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

集說

孔氏穎達曰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而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

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皋陶者獻之○李氏樛曰古者建學校養

人材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為虛設也鄭之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則是學

校之建其有補於風化多矣○范氏處義曰此後四章皆言服淮夷之事詩意欲歸功於學校見僖公能

明其德故知以修學校為先泮宮既修已足服淮夷矣况有虎臣以征伐又有善折獄如皋陶者則僖之服淮夷為可信矣○嚴氏粲曰詩人因其修泮宮可以為獻功之地而頌禱之耳自此以下皆然非有實事也○劉氏瑾曰願魯侯以德服人而獻功於學也○鄒氏泉曰有事宮室便是興作修亦作也如闕宮修廟亦曰奚斯所作可見作泮如何便服淮夷蓋泮宮者所以講學行禮興賢育才而出兵受成釋奠獻功亦於斯也

○濟濟

子禮反

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

他歷反

彼東南

心叶尼反

烝烝皇皇不吳

音話

不揚不告于訕

音凶

在泮獻功

集傳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湯也

陸氏

德明曰狄遠也○王氏安石曰揅而逖之也○蘇氏轍曰狄古逖通東南謂淮夷也孔氏

穎達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爾雅烝烝皇皇盛也璞曰物盛興作之貌○郭氏

曹氏粹中曰其竝進而向敵也不吳嚴氏棨曰不揚烝烝然其合而大之也皇皇然不誼謹不揚

嚴氏棨曰不輕浮肅也不告于訟師克而和不爭功也鄭氏

曰訟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李氏樗曰征伐有交爭者必告於治獄之官左傳穿封戌

與公子圍爭囚是也

集說蘇氏轍曰言其羣臣無忿狷之心故於其征淮夷而逖遠之於東南也雖烝烝其衆皇皇其大

未嘗有謹謹輕揚相告於訟者是以能成功而還獻之於泮宮○李氏樗曰人心惟其洪厚未嘗偏躁所

以廣也心廣故往征伐也則桓桓然有威武逖遠淮夷於東南不得虔劉我邊陲○劉氏瑾曰願公之臣皆有才德以立功也○朱氏善曰祖茲淮夷徐戎竝興見於費誓之書則淮夷之為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人頌禱其君必至於逖彼東南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焉

○角弓其觶

音求

東矢其搜

色反

戎車孔博

徒御無斃

叶

灼反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叶宜

式固爾猶

淮夷卒獲

叶黃

郭反

集傳賦也觶弓健貌

鄭氏康成曰言持弦急也

五十矢為東或曰

百矢也

孔氏穎達曰荀卿論兵云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大司寇云入東

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鄭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

謂東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搜矢疾聲也孔氏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為兩束穎達

曰搜為矢行之聲言勁且疾也博廣大也無斃言競勸也逆違命也

王氏安石曰孔淑不逆言蓋能審固其謀猶鄭氏康無復作慝而順以服也成曰堅

固軍謀度已之德慮則淮夷終無不獲矣彼之罪以出兵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章又願其器械修整卒乘競勸既勝淮夷甚善而無有違命者章末又致戒以為

苟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時魯國想必為淮夷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

劉氏瑾曰願公之兵徒精好謀慮審固而終服淮夷也○朱氏公遷曰征伐之道用武在下發謀在上智

勇兼濟成功可期亦祝願之意也

○翻彼飛鴉

反 吁 驕

集于泮林食我桑黹

反 尸 荏

懷我好音

憬

九 永 反

彼淮夷來獻其琛

反 敕 金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集傳興也鴉惡聲之鳥也

嚴氏聚曰解見陳墓門

黹桑實也

氏 許

慎曰桑甚之黑也

憬覺悟也琛寶也

陸氏德明曰舍人云美寶曰琛

元龜尺

二寸

司馬氏遷曰龜千歲滿尺二寸○孔氏穎達曰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

龜之大者故尺二寸也

賂遺也

鄭氏康成曰大猶廣也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

南金

荆揚之金也

毛氏萇曰南謂荆揚也○鄭氏康成曰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此章前

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集說

尹氏焯曰周原膴膴藿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黠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曹

氏粹中曰傳曰桑黠甘香鴟鴞革響是知鴟食桑黠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黠鴞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禮義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李氏樗曰集于泮林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懷我好音喻淮夷之歸於我無有惡聲也○輔氏廣曰此章則遂願其既服淮夷之後淮夷如是來朝貢於魯有是寶物之富凡貢物適為前列故先及之○嚴氏棗曰淮夷世為魯患未必慕泮宮之化詩人張言泮宮之美以為淮夷亦將來慕也○劉氏瑾曰卒章又願魯公常使淮夷順服而來獻也

總論

劉氏瑾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為

頌禱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

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之病祀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鄆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溢詞也○鄒氏泉曰此詩見僖公建學育才固足稱賢者而魯人欲其修德服遠蓋亦寓規戒之意○黃氏一正曰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人君蒞之以講學行禮行禮有燕故此燕飲作詩以頌之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集說

王氏應麟曰春秋時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畱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

敬教勸學他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閱

反筆位

宮有佻

反況域

實實枚枚赫赫姜嫄

元音

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

叶音隈

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叶陳回反

是生后稷降

之百福

叶筆力反

黍稷重

直龍反

糝

音六叶六直反

稷

微力反

穡

叶訖

奄有下國

叶于逼反

俾民稼穡有稷有稻有秬

求許反

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象呂反

集傳賦也閼深閉也宮廟也

呂氏大臨曰閼宮魯廟非姜嫄廟也○朱子曰

魯之羣廟也

恤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礩密也

孔氏穎達曰枚

枚者細密之意故云礩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礩之加密石焉是礩密之事也○鄒

氏泉曰實實言下之盤基固也枚枚言上之結構密也

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

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於僖

公耳

孔氏穎達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

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

回邪也依猶眷顧也

毛氏萇曰上帝是依依其

子孫也

說見生民篇

李氏樛曰無菑無害即生民所謂不圻不副也彌月不遲即生民所

謂誕彌厥月也

先種曰殖後種曰穉

孔氏穎達曰重穉穉穉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

名奄有下國封於邰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

乃播種百穀

孔氏穎達曰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

禹所治之地也○范氏處義曰論語曰禹稷躬稼謂相因以成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姜嫄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履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

生也堯時洪水為菑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治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曰繼禹之事也○劉氏瑾曰首章推本倍公所奉之祖上出於后稷也○朱氏公遷曰下國指邠言下土則以天下言稷止封邠而教民稼穡則徧乎天下也身親稼穡而能繼大禹之功此章專言后稷○季氏本曰此先言作廟之盡善以見倍公崇重周公之意也次述姜嫄生后稷之由以推本周公相武王功業之所自始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

泰音

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

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居于牧之野

叶上與反

無貳無虞上

帝臨女

音都回汝敦反

商之旅克咸厥功

叶居古反

王曰叔父

扶雨

反

建爾元子

叶子古反

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扶雨反

集傳賦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

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盖有翦商之漸矣

曾氏鞏曰大王

盖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寢盛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寶始翦

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朱子曰盖有翦商之漸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心也○趙氏順孫曰

蔡節齋云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

屈極也猶言

窮極也

黃氏佐曰屈與無過爾躬之過字相同觀前徒之倒戈即大命之過躬也○徐氏光啟曰

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絲毫變節之意惟致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

興矣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也

鄭氏康成曰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曰無有二心也無復虞度也

天視護汝至則克勝

敦治之也

范氏處義曰謂攻治商紂如林之旅○嚴氏桀曰謂治而正之

○季氏本曰敦如敦琢之敦故訓曰治之

咸同也范氏處義曰十亂同心同德三千人如一心所

謂咸者如此○郝氏敬曰上帝臨視天心順也三千同心人心應也

言輔佐之臣同有

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

季氏本曰見其以一心而成功蓋為周公有大功發也

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啟開宇居

也鄭氏康成曰謂封以方七百里

集說

鄭氏康成曰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
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范氏處

義曰上章言周之有國始於邵此章言周之王業始
於岐也翦商者武王也而曰實維大王何也蓋得乎

丘民而可為天子大王自幽遷岐有仁人之稱從之
者如歸市則周之得民自岐始也○許氏謙曰實始

翦商謂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蓋古公遷岐
吳越春秋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

民五倍其初則德化及於民其勢固不可遏也但遷
岐在殷王小乙之時後高宗立傳說為相中興在位

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
生書稱祖甲不義惟王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

敢侮鰥寡肆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遷岐至文王之
生已九十餘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則古公始終正居

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耶故傳止曰
蓋有翦商之漸謂其國自此而漸大真得詩人之旨

矣○朱氏公遷曰言大王文武繼世而成業
伯禽以父而受封魯之所以有國者如此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

叶獎里反

龍旂承祀

叶養里反

六轡耳耳春秋匪解

音懈

叶訖力反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虛宜虛何二反

是饗是宜

牛奇牛何二反

降福既多

章移當何二反

周公皇祖亦其福

女

音汝

集傳賦也附庸猶屬城也

鄭氏康成曰小城曰附庸

小國不能自

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陳氏祥道曰民功曰庸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

有功於民也○朱子曰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因
大國以姓名通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問顯
亦魯附庸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
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是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
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
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

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

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

可頌此必是僖公也

劉氏瑾曰閔公名啟方在位二年僖公以庶兄繼立在位三十

三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

鄭氏康成曰春秋猶言四時也○孔

氏穎達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忒過差也

范氏處義曰此言僖公祀於廟之禮也

成王

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

上帝配以后稷

孔氏穎達曰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於

郊配

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

后稷之事

○朱氏公遷曰天子以冬至祭天魯諸侯

也不敢純用

天子之禮故用夏之

正月冬至陽之始

正月歲之始也

犧純也

○董氏仲舒曰周色

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駢

皇祖謂羣公

劉氏瑾曰

上言皇祖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曰駢

格神獲福皆是未然事

國人稱願之如此耳

黃氏
曰

集說

鄭氏康成曰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魯加賜以山川

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與之福○孔氏穎達曰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李氏樛曰春秋書郊多矣大抵以為僭而詩乃以為美則知所美非美也○輔氏廣曰此章言封魯公之事而遂以頌僖公之能奉祭祀而願其祖享之以膺受多福也龍旂承祀儀物之盛也六轡耳耳車馬之整也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僖公之誠也○朱氏公遷曰此章言魯公受封于孫得以主祭而僖公又善於致祭如此則格神受福乃其必然也○

鄒氏泉曰龍旂四句是廟祭而致敬也皇皇三句是郊祭而致敬也是饗二句郊祭獲福也周公二句廟祭獲福也先言廟祭者時修廟也郊祭獲福連言之者蒙上文也○韋氏調鼎曰魯用天子禮樂成王思周公之明德大功而賜之也劉氏謂惠公請之出於呂覽未可信也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

叶戶郎反

白牡駢剛犧尊將將

七羊反

毛包

薄交反

載

側吏反

羹

叶盧當反

籩豆大房

此下當脫一句如鐘鼓喤喤之類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叶祛羊反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

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

如陵

集傳賦也嘗秋祭名

鄭氏康成曰載始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

福

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

牲設其福衡是也

鄭氏衆曰所以福持牛也○孔氏穎達曰福衡謂設橫木於角以福

迫此

秋將嘗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

朱氏公遷曰預敬其事曰

夙戒白牡周公之牲也駢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

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

駢剛

孔氏穎達曰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說文云牝特也白牡謂白特駢剛謂赤特也

○何氏楷曰剛通作牝

犧尊畫牛於尊腹也

孔氏穎達曰阮湛禮圖云犧尊飾以

牛於尊腹之
上畫為牛形
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王氏曰

太和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
以犧牛為尊也○馮氏復京曰宋蔡條云徽宗崇尚

古器政和間尚方所貯盡三代冢墓中物今博古圖
所載是也其犧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形開背受

酒則阮諶之
言殆臆度耳
毛魚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

燭許氏謙曰似鹽
反湯中燭肉
去其毛而魚之也
戠切肉也羹大

羹釧羹也
孔氏穎達曰以特牲士之祭祀尚
有大羹釧羹故以此羹蕪二羹也
大羹大古之

羹清欽入聲
煮肉汁不和鄭氏康成
和曰無鹽菜盛之以登爾雅瓦
豆謂之

登
貴其質也
釧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
盛之釧器故

曰劔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

鄭氏康成曰大

房玉飾俎也其制足下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

然○孔氏穎達曰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注云房謂足

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

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既則有房烝親戚燕

饗則有般烝全烝謂全載牲體般烝

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萬舞名嚴氏絜曰萬舞

文武二舞之總曹氏粹中曰不虧如日

名解見邶簡兮震騰驚動也常盈不崩如山常固不

震如地常靜不嚴氏絜曰

騰如水常平願有壽考

之三卿為朋友皆如岡陵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

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

為三也鄭氏康成曰此皆慶孝孫之辭也○

曹氏粹中曰俾爾熾昌以下皆嘏辭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章言僖公之受福由祭之得禮自牲至舞皆言禮之備也既言僖公盡其禮敬

遂假尸

祝之言以報僖公也○劉氏瑾曰此章專言

僖公致敬宗廟而祝願其獲福壽也○姚氏舜牧曰

秋而載嘗節專指闕宮之祭言熾而昌指其業所統

承壽而臧指其身所享受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以下

又申言其熾而

昌壽而臧處

○公車千乘

繩證反叶
神陵反

朱英綠滕

徒登反 二矛重

直龍反 弓

叶姑
弘反

公徒三萬貝冑朱綬

息廉反叶
息稜反 烝徒增增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

叶方

未 黃髮台背

叶蒲
寐反

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

叶特
計反

俾爾耆

而艾

吾蓋反叶
五計反

萬有千歲者壽無有害

叶暇
憇反

集傳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

孔氏穎達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

魯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大國之賦

千乘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

孔氏穎達曰左

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

也右持矛

孔氏穎達曰戰于鄢陵左傳稱樂為右使人告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鉞御持矛馬

鐵之戰衛太子為右禱云蒯聩不敢自佚備持矛馬是右人持矛也

中人御

孔氏穎達曰甘誓云

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

也央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劉氏瑾曰牛十二頭駕重

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殿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千乘之地則三

百十六里有奇也朱氏倬曰集傳據司馬法而言魯之封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豈儉

於百里而已哉朱英所以飾矛孔氏穎達曰清人云二矛重英故云朱英矛飾蓋絲纏而

朱染之以為綠滕所以約弓也孔氏穎達曰小戎云竹閉緄滕傳曰緄繩

滕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滕亦為約之以繩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

折壞也毛氏萇曰重弓重於中○李氏樗曰凡此皆言器械之備也徒步卒也

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

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

孔氏穎達曰司馬法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為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朱氏公遷曰公車千乘國賦之常數公徒三萬則出軍之定數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

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

朱氏公遷曰三軍總甲士一千一百

二十五人將重車者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共一萬五百人餘二萬七千人為步卒

貝胄貝飾

胄也

孔氏穎達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胄謂兇整以貝為飾

朱綬所以綴也

朱氏

公遷曰綬綫也以朱綫綴貝而飾胄也

增增衆也

李氏樗曰衆之進則增增然而多

戎

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

王氏應麟曰春秋莊十年書荆倍元

年始舒其與國也

鄭氏康成曰舒舒鳩舒鄧音了本又作蓼舒庸之屬○王氏應麟曰

舒鳩今無為軍巢縣舒蓼在安豐縣舒庸東夷國謂之羣舒皆偃姓孔氏曰又有龍舒龍舒故城在無為軍

龍江懲艾

孔氏穎達曰懲艾皆創故為艾也○章氏甫曰彼入寇而我當之為膺我伐寇而彼

畏之為懲承禦也

范氏處義曰莫我敢承者莫敢當我也

僖公嘗從齊桓公

伐楚故以此美之

鄭氏康成曰此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孔氏穎達曰僖四年

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羣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李氏栲曰泮水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懲荆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之辭○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安有此事而魯頌言之何也朱子曰此是願頌之辭○劉氏瑾曰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其功而詩人之辭容有溢美讀者當不以辭害意而祝其昌大壽考也

范氏處義曰昌而熾昌而大則言魯國也壽而富者而艾則言僖公也

壽胥與試

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

曹氏粹中曰老壽者

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

其才力以為用也

朱氏公遷曰王氏說優蓋以三壽作朋例之可見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蘇氏轍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

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托之以為安也○王氏質曰作朋之福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俾爾昌而熾以下是也○劉氏瑾曰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

叶魚杓反

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

海邦

叶卜工反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集傳賦也泰山魯之望也

司馬氏遷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孔氏穎達

曰泰山在齊魯之界
二國皆以為望也

詹與瞻同

何氏楷曰韓詩外傳
說苑風俗通俱作瞻

龜蒙二山名

孔氏穎達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
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

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魯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
○曹氏粹中曰龜則鄒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
何氏楷曰蒙山一名東山孟荒奄也大東極東也孔
子所謂登東山而小魯是也

穎達曰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
下即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為極東

海邦近海之國

也季氏本曰如萊
年之類是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願其有功如此○劉氏瑾曰此亦
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言願公治其境內以

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辭下章放此○朱氏
公遷曰此與下章又反覆其辭專以擴充土宇為祝

乃受福之最大者以發上章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蓋必能使國勢尊嚴足以攝人心收衆望而內外遠近無不服之然後乃為魯侯之功也○季氏本曰奄有者本其所固有而言也荒者開拓而大之之意曰荒曰同曰從皆謂以德綏之而得其歸心如大王文王之得人心也○張氏彩曰荒者經略包羅之意同者來合於我無異志也

○保有鳧繹

叶戈灼反

遂荒徐宅

叶達各反

至于海邦淮夷蠻貊

叶莫博反

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集傳賦也鳧繹二山名

李氏樛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王氏應

麟曰郡縣志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宅居也謂

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

季氏本曰謂順魯侯之德也

○泰山龜蒙

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

從之國也

王氏應麟曰傅氏曰上巳言荆舒此南夷是南蠻也蠻貊亦東方諸種

集說

劉氏瑾曰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

荒總發其辭而致其願望於公也○朱氏公遷曰能守土宇廣封疆而盡東南諸國又皆歸於魯莫不心悅誠服之此尤詩人之所願也○何氏楷曰李云魯侯封於曲阜其時戎夏錯處與徐淮實壤接世為封境憂故伯禽至不避三年之喪衽兵革以開東郊之難後之子若孫世仰其功故為臣子者亦以此致君

祝之

天錫公純嘏

叶果五反

看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叶滿委反

宜大夫庶士

鉏里反

邦國是有

叶羽已反

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集說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

鄭氏康成曰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

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曹氏粹中曰漢地里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薛○曹氏粹中曰漢地里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當屬魯許許田

也魯朝宿之邑也

孔氏穎達曰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

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

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也皆魯之故地見侵

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

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劉氏瑾曰僖公娶齊女姜姓曰

聲姜其母風姓曰成風為

莊公之妾薨於文公四年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

其母叔姜亦應未老劉氏瑾曰叔姜莊公夫人哀姜之姊也此言令妻

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

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集說蘇氏轍曰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家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

周公之字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輔氏廣曰八章既禱其福壽興復故疆於是遂言其燕喜之事閨門之內則有令妻壽母朝廷之上則宜大夫庶士外則保有邦國焉則祉益多而壽益固矣○劉氏瑾曰此章稱願僖公享富壽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也○何氏楷曰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

叶通莫反

是斷

音短

是度

待洛反

是尋是

尺

叶尺約反

松桶

音角

有舄

叶七約反

路寢

孔碩

叶常約反

新廟奕奕

叶七

灼反

奚斯所作孔曼

音萬

且碩

同上

萬民是若

集說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

王氏應麟曰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

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八尺曰尋鳥大

貌

王氏肅曰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桷彊大至牢固

路寢正寢也

孔氏穎達曰釋詁云

路天也○黃氏佐曰路寢

新廟僖公所修之廟

鄭氏康成

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

曰修舊曰新○劉氏瑾

曰即前所謂闕宮也

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

功課章程也

孔氏穎達曰奚斯為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

朱氏公遷曰教者指令也護者監視也

曼長

鄭氏康成曰修

屬功則付以事課章程則考其功也

也廣

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鄭氏康成曰國人謂之順也

集說

輔氏廣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於山斷而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為椽桷者

猶焉然而大則其為梁為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廟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董其工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有以順萬民之望也○劉氏瑾曰此章復詳言修廟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季氏本曰萬民是若順萬民之心也蓋周公德澤及於天下萬民莫不被其澤而欲其廟貌之新者見僖公之興此役非妄勞民力也春秋之中凡用民於所不當為必書而獨不書作闕宮謂此為當作不以為勞民耳

總論

黃氏樵曰此詩膺戎狄懲荆舒荒大東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在僖

公無是事而詩人言之孔子取之何也夫子之意盖曰僖公之得民心如此魯人之愛僖公如此則雖未得是事亦人情之所願欲也人情之所願欲夫子安得而不取之○嚴氏粲曰闕宮止為僖公能修寢廟

張大其事而為頌禱之辭○朱氏倬曰詩人之論自源祖流故雖頌魯僖而上及乎后稷大王文武周公之事明其源本之所自出也因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故遂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而以后稷配之然非禮矣魯人據其實而頌之夫子因其舊而存之豈非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之義歟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

內第四章脫一句

二章章八句

二章章十句

集傳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

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

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

其誤

集說

胡氏一桂曰竊謂闕宮是依倣殷武而作特殷武簡而嚴闕宮張而夸故朱子於殷

武之末謂與闕宮卒章文意略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

故黃氏以為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辭也○陳氏櫟曰僖公修闕宮以其新修故又曰

新廟而路寢即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闕宮為姜嫄廟者固非毛又以新廟為閔公廟者尤非

也○朱氏公遷曰出師奏凱必於學故泮水專以馴服淮夷言致祭受福必於宗廟故闕宮總

以享受
福祿言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集說

王氏安石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為夸德

不足故也○章氏俊卿曰駟詩言牧馬之事有駟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所褒之事猶為可褒也至於闕宮則毀譽失真且如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而乃盛稱以示誇耀不亦過乎

商頌四之五

集傳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

鄭氏康成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堯之

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孔氏穎達曰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為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為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云商者契所

封之地則以湯取契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孔氏

之所封以為代號也

穎達曰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

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

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

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為

成湯是從契至其後三宗迭興許氏謙曰大甲

湯為十四世也

善修德諸侯咸歸是為太宗至大戊伊陟為相

殷復興是為中宗武丁舉傅說為相殷道復興

是為高宗所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

謂三宗也

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鄭氏康成曰武王伐紂乃

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墟封微子啓為宋公為

商後○孔氏穎達曰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

于宋今之睢陽是也

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

音豬之野

孔氏穎達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菏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

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

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王氏應麟曰郡縣志

宋州禹貢豫州之域高辛氏之子闕伯所居商邱今州治是也契孫相土亦都於此春秋為宋

國都自微子至君偃三十三世為齊楚魏所滅○泗水在兗州泗水縣至淮陽軍宿遷縣南入

淮

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

孔氏穎達曰微子為商之後得

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七世至戴公時

孔氏穎達曰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
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湑公共立
卒弟煬公熙立湑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
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觀立卒子哀
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
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 大

夫正考甫

陸氏德明曰宋湑公之曾孫孔子七
世祖○孔氏穎達曰世本云宋湑公

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
孔父孔父生正考甫
鄭氏康成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周用六代之
樂故有之○孔氏穎達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
章固當有之故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
得有商頌也

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

強通也商都亳宋都商邱皆在今應天府亳州

界

皇興表應天府今歸德府隸河南亳州今鳳陽府亳州隸江南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於周大師孔子錄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

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狩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孔氏穎達曰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夏之篇章既以泯棄惟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聖人之深意也○歐陽氏修曰案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

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商頌之存豈異是乎○蘇氏轍曰春秋之際大國略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而有頌鄭氏疑而為之說曰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蓋所以禮之也予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凌遲力強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霸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桓附於衛文附於秦皆止於一見衛莊姜齊襄公鄭昭公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朱子語類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

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與古非宋人所能作○王氏應麟曰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史記宋世家襄公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作商頌考之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

猗

於宜反

與

余音

那

與

置

我

鞞

音桃

鼓

奏

鼓

簡

簡

衍

我

烈

祖

集傳賦也猗歎辭

孔氏穎達曰美而歎之也

那多

王氏安石曰美商之樂歎而多

之也

○曹氏粹中曰言其美

之不足故嗟歎而多之也

置陳也

歐陽氏修曰置

當讀如置器之

之也○曹氏粹中曰言其美之不足故嗟歎而多之也

置陳也

歐陽氏修曰置當讀如置器之

置簡簡和大也衍樂也烈祖湯也

孔氏穎達曰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

之祖

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

鄭氏康成曰滌蕩猶

搖動也

樂三闕然後出迎牲

陳氏澔曰迎牲於門外也

即此是也

劉氏

瑾曰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朱氏公遷曰臭味未成未用灌也味未成未用牲也滌蕩者動而發散之義樂所以動其和而散之於外也舊說以此為祀

成湯之樂也

集說

毛氏萇曰靴鼓樂之所成也○孔氏穎達曰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是樂之所

成在於鼓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靴將之注曰祝靴皆所以節樂是樂

成亦由鞀也。○陳氏澂曰：鬼神在天地間，陰陽合散而聲音之道無閒顯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於兩閒，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朱氏公遷曰：此一節專以鼓言，蓋鼓者衆音之主，故先言之，始而置之，既而奏之，言之序也。○黃氏佐曰：此節是將祭之時也，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亦如周人取蕭祭脂，亦以未祭之先求神也。○唐氏汝諤曰：長樂陳氏曰：聖人作革以爲鞀，鼓鞀以兆奏鼓者也。播鞀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案此則奏鼓管之時已先奏鞀可知矣。

湯孫奏假

音格

綏我思成

鞀鼓淵淵

叶於中反

嘒嘒管聲

既和

且平依我磬聲於

音鳥

赫湯孫

叶思倫反

穆穆厥聲

集傳湯孫主祀之時王也

歐陽氏修曰：自大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頌

作於何時所
斥者何王耳
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綏安也

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

范氏處義曰謂祖考所以

安我者使我遂其孝思而成其
祀事○郝氏敬曰成猶如在也謂神明來格也

孔氏穎達曰於

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
神明來格也○嚴氏粲曰祭祀則思其祖考若神不來格
則所思不遂今神明來格是安我所思而成之也○周
氏昌年曰我所思者成而心安是以思成而綏我也

記曰

孔氏穎達曰所引禮記祭義文也

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孔氏穎達曰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

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
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

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

齊三日乃見其所為

齊者

朱子曰見所為齊者思之熟若見其所為齊之親也○何氏士信曰慕容氏曰思之之至雖親之不

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如此

祭之日入室僣

音愛然必有見乎

其位

孔氏穎達曰入室初入廟室僣髣髴見也如見親之在神位也

周旋出戶肅然必

有聞乎其容聲

孔氏穎達曰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悚息肅然如聞親

舉動容止之聲

出戶而聽愾

開代反

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朱

曰設祭既畢孝子出戶而聽也○朱氏公遷曰祭義之文止此

此之謂思成

朱氏公遷曰以上鄭

氏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

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頗有

脫誤今正之

張氏所望曰鄭注本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也夫心之所思思祖考也始尚茫

然既而若有見聞則成之矣心於是安矣箋語渾融亦自明白

淵淵深遠也

王氏安石曰淵

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

嘒嘒清亮也

毛氏萇曰嘒嘒然和也

磬王磬也堂

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

毛氏萇曰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孔氏穎達曰

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乎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張子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

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王氏安石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鄒氏忠胤曰磬聲

非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為和平

穆穆美也

孔氏穎達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

音聲○黃氏震曰樂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

故異言之○陳氏暘曰言鞀鼓繼之以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嘒嘒何也蓋鞀鼓必待奏之然後聞其聲音聲與鞀鼓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為管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奪倫之意也○商樂以磬為主故言依我磬聲舜樂以簫為主故言簫韶九成○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鞀鼓管鏞則祝敵笙簫之類舉矣○李氏樛曰樂器之備奏如此必由赫赫之湯孫能使樂聲和也○朱氏公遷曰八音之中磬尤難諧今者作樂降神而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磬聲相諧如此湯孫之樂可謂甚美矣○何氏

楷曰既和且平兼堂上堂下八音諸器言周語單穆公云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陳氏際泰曰商人尊鬼而尚聲聲者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矣

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集傳庸鏞通

毛氏萇曰大鐘曰庸

數數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

濮氏一之曰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乃二舞之總名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蓋上文言鞀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

有序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

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

劉氏瑾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裸於奧以降

神一獻也后亞裸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

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

獻也薦熟畢王酌盜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

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

齊以酌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

亞酌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為賓者之一獻凡

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朱氏公遷曰羣小祀

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望祀三川五獻祭先公七獻

大享先王九獻○祭將畢時樂盛作如楚

茨言鐘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一徵也

嘉客先代

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

何氏楷曰爾亦不夷懌乎

言皆悅懌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與夔之論樂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之意同謂樂之感格先祖考而次及在位之

人也○朱氏善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復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數斲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集傳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

朱氏公遷曰以行訓作

不

可忘也閔馬父

韋氏昭曰馬父魯大夫

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

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韋氏昭曰有作言先聖人行此

恭敬之道久矣不敢創之於已乃云受之於先古此其不敢專也○朱氏公遷曰自古又推在昔在昔又推先民如湯之敬禹之祗舜之恭堯之欽愈推之而其傳愈遠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平居則朝夕温然可即而不忘於恭故於執事之時則愈恪而敬也以敬奉祀德

之美也猶謙曰非我能然乃效先民之所為耳然則朝夕則温恭執事則有恪乃從古聖賢之常行湯孫能師古者也○季氏本曰上言作樂而致感格實本於誠敬也故此遂言其敬之所自温恭朝夕敬之常也至於執事則尤有恪此則言其祭時之敬矣

顧子烝嘗湯孫之將

集傳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

鄭氏康成曰顧猶念也

此

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神不歆非類故曰此湯孫之所將也則祖孫之間精神相感其享之也必然矣

總論

歐陽氏修曰猗那之頌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湯美其樂舞及其助祭諸侯與其執事之臣

皆由商王之能將其事也○呂氏柟曰那至綏我思成總言奏樂期格乎湯也鞀鼓淵淵以下言和也自古在昔以下言敬也可謂禮樂具至矣湯也豈不顧汝孫之烝嘗綏以思成乎盖有思先之孝斯有和敬之發其曰湯孫親之也○朱氏謀璋曰湯之功德偉矣宜在可述此詩獨舉鞀鼓管磬庸鼓之聲與萬舞之奕者何哉商人尚聲聲之盛是德之盛也湯之功德自有大濩之樂此所謂聲即大濩之聲耳

那一章二十二句

集傳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

韋氏昭曰名頌頌之

美者也○孔氏穎達曰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繆故就大師校之也

以那為首其輯之亂

韋氏昭曰輯成也凡作篇

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曰云云

朱氏

曰自古在昔即此詩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商人作頌以為祀湯之樂歌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衍樂先祖如周頌

我將祀文王但述祀時羊牛肥腯執競祀武王亦言祀時鐘鼓管磬之類是也○沈氏萬鈞曰

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疏云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陰象神去故無樂然周禮

四時之祭皆有樂殷烝嘗之祭亦有樂此詩具見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

反候五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集傳賦也烈祖湯也

孔氏穎達曰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

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

劉氏瑾曰頌詩

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尊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己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雖詩既稱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又稱子稱我亦若此詩稱予我也

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

鄭氏康成曰重言嗟嗟美歎之深○范氏處義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

近於文矣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

爾今王之所而修其祭祀如下所云也

呂氏祖謙曰及爾斯所言

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蓋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也

集說

輔氏廣曰凡子孫得以奉其祭祀於祖先者皆祖先之福有以錫被於子孫故耳○朱氏善曰

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窮爾後人所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

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既載清酌

叶侯五反

賚我思成

叶音常

亦有和羹

叶音郎

既戒既

平

叶音旁

酸

中庸作奏今從之

假

音格

無言

叶音昂

時靡有爭

叶音章

綏

我耆壽黃耆無疆

集傳酌酒

何氏楷曰清者清潔之義酌說文云一宿酒也徐鍇云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者亦見商人尚質處

賚與也

毛氏萇曰賚賜也○王氏安石曰與徂賚

孝孫

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

鄭氏康成曰和羹者五味

調腥熟得節○荀氏悅曰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曹氏粹中曰鉶羹也

戒夙戒

也平猶和也

朱氏公遷曰言味調均也

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

每言羹定

訂音

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

劉氏瑾曰鄉飲酒禮

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皆曰羹定鄭氏曰定猶熟也

定即戒平之謂

也

呂氏祖謙曰清酏和羹皆言祭之始也○嚴駸氏聚曰其事戒謹而不苟其味和平而適宜

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

聲轉平而為駸耳

吳氏師道曰中庸奏假無言章句奏進也進而感格於神明極

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烈祖禮假傳依中庸作奏謂與上篇同義案上篇那湯孫奏假傳

言奏樂以格於烈祖則奏字義不同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

輔氏廣曰

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是齊一○朱氏公遷曰肅敬則靜齊一則定統而言之皆敬也○黃氏佐曰駸假

無言句自主祭言時靡有爭句則指一時助祭者下
之諸侯皆是○王氏志長曰無言非止不諠諱之謂
靡爭非止職不交侵之謂蓋湛然寅恭對越一念不
起所謂心無為以守至正也瞥起一念便是爭矣
言其載清酏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
之至則又安我以省壽黃者之福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既載清酏賚我思成謂以清酒裸
獻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醜假無言時靡有爭

者謂執事之臣無諠諱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
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省壽黃者
之福也○李氏樛曰賚我思成亦猶所謂綏我思成
也既戒言調羹之慎既平言酸醎之適其酒食如此
可以盡其至誠也醜假無言此以見君能盡其誠臣
亦能盡其誠也蓋宗廟之中尚敬惟君臣能如此然

後為盡善矣。○范氏處義曰：清酤和羹，皆祭祀之物。凡祭酒在先，羹在後，有次第也。始用清酤，已謂祖考所以賚我者，使吾遂其孝思而成其祀事，猶上篇言奏鼓即綏我思成也。儀禮祭祀燕享，每言羹定而後成禮，戒則夙戒其事，平則腥熟得節矣。羹既和，執事者至，寂然無聲，謂其講習既熟，臨事靡有交侵，其職事所以靡爭也。祖考於是安我，省壽使我享黃耇之年，無疆也。○朱氏善曰：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張氏彩曰：當駸假之時，渾然一敬，無有言說而得於觀感者，已成靡爭之化。即易所謂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記所謂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者也。人孚如此，神格可知矣。

約軼

祈支及

錯衡

叶戶郎反

八鸞

七羊反

以假

音格

以享

叶虛良反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

音格

來饗

叶虛良反

降

福無疆

集傳約軫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鶴見載見篇

鄭氏康成曰約

軾轂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

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牡其鸞鶴鶴然聲和○劉氏

瑾曰采芑作八鸞瓊瓊烝民韓奕作八鸞鏘鏘此詩

作鶴鶴載見曰倅革有鶴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

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

唐氏

汝諤曰以心曰假以物曰享

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

廣大

鍾氏惺曰諸侯來助祭益見受命之廣大

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

嚴氏粲曰年豐則民安故以年豐為降康亦謂之康年也使得以祭也

呂氏祖謙曰豐年穰

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
所謂可以備物者也

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

祖考來饗

歐陽氏修曰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致
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

也○姚氏舜牧曰以假以享是
人之以來假來饗是神之來

則降福無疆矣

集說

蘇氏轍曰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
考來假而饗其祭報之以福○曹氏粹中曰諸

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
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
得天也○李氏樛曰王者祭祀四海皆來助祭然後
為祭之大清廟之詩言肅雖顯相雖之詩言有來雖
難至止肅肅皆以諸侯來為助祭之盛事也惟其諸
侯各以其職來祭故自天降之以康寧使之享豐年
穰穰之福也○朱氏道行曰緣黃耆之祝未盡降福
之大故又舉助祭諸侯萬國會同者推廣之降福無

疆就今日之福及於後者言與首章申錫無疆就前日之福及於今者微不同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集傳說見前篇

集說

張氏彩曰湯為創業之始祖故後世率稱湯孫猶周之文子文孫耳

總論

鄒氏泉曰此詩首節本先祐以見得以奉祭之由中二節備道其奉祭獲福之事皆先祐之所

及也末節奠先之饗也

附錄

序烈祖祀中宗也○鄭氏康成曰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

表顯之號為中宗○孔氏穎達曰祀中宗之樂歌也中宗之有天下由成湯創業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

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無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歐陽氏修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申錫及爾者。爾時主祀之王也。○范氏處義曰。謂中宗為烈祖。以有復興之功也。秩秩有序也。惟其有序。所以重錫後人也。案商有三宗。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廟皆不毀。中宗高宗頌皆有樂章。而太宗無有。蓋商詩散亡。其初未必無詩。中宗高宗幸而存焉。爾此烈祖之詩。鄭康成以為祀中宗。而經文烈祖。則指湯。歐陽修以序言祀中宗。則烈祖即指中宗。如丙以甲為祖。戊以丙為祖。此古今之常也。二解雖微不同。其為遵序一也。朱子以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故黜序說。而為祀成湯之樂。然毛鄭嘗先言之矣。毛以祭中宗。而引湯善為子孫者。以

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歸功於湯鄭以為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得言湯孫其說皆可通然則將何去取乎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商頌得於周大師十二篇而今只存五篇中有祀中宗之詩而古序或傳之有自其亦庶乎可徵者歟故存其說以備經解之一義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附錄

李氏樛曰那之詩但言作樂烈祖之詩但言酒食非祭成湯之時則無酒食之味祭

中宗之時則無簫管之聲也詩人各隨其宜而言之爾蓋以大樂之奏所以發揚成湯之德故那之詩專言作樂烈祖之詩所以不言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

集傳賦也玄鳥

於筆反又鳥轄反

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

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郊禱鳥遺卵簡狄吞之而

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

也殷地名

王氏應麟曰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稱商自盤庚既都亳於是殷商

兼稱○黃氏一正曰宅殷土者後世所稱而追言於湯也

芒芒大貌

孔氏穎達曰左傳稱芒芒

禹迹畫為九州是

古猶昔也帝上帝也

朱氏公遷曰言天又言帝

天即帝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

曹氏粹中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

武長發曰武王載旒有虔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為武湯也

境也

歐陽氏修曰正域彼四方謂湯始受命以正四方之疆域

○此亦祭祀宗廟

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劉氏瑾曰此詩推本商人生於玄鳥猶生民推本周人生於帝武此詩追述契之生以及於湯有天下猶闕宮追敘后稷之生以及文武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降下也天使馭下而生商者謂馭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

功封商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朱子語類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輔

氏廣曰上古天人感應聖哲踵生故商頌周雅皆言契稷初生其瑞應之異乃如此此言始祖之生及成湯之有天下皆有天命而非人力之所與故能使四方諸侯無不受命○嚴氏粲曰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其後子孫遂居亳之殷地國土芒芒然廣大古者上帝命其威武之湯正域於四方為界域天下

附錄

毛氏萇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

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氏穎達曰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之日有祀郊禘之禮也大戴禮帝系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契為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記其所祈

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城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文及諸緯候言吞卵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歐陽氏修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说不為怪宜其有之而鄭謂吞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讖緯諸書故於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蘇氏洵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神奇妖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焉用此微禽之卵哉毛傳以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

案自古聖帝明王之生受命而有天下實由天意不
必侈言符瑞凡心之所願人之所從時之所會有不
期然而然者熟非天哉如詩言稷契之生皆因帝嚳
之郊禡而致是已毛萇以為郊禡之時適馭以春分
而至遂兆其祥謂之降者若自天來者然此據理以
言詩也鄭康成以為娥簡取吞墮卵因孕生契從殷
本紀及諸緯候之文此據事以言詩也朱子以古有
是說不敢定其為必無蓋就詩以言詩爾總之毛鄭
之說雖微有不同而未嘗不歸於
天故曰聖帝明王之生皆天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叶羽反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

叶養反

在

武丁孫子

叶獎反

集傳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

鮮于氏佚曰隨其所在之

方而命羣后也○黃氏光昇曰厥后謂其方之諸侯
與書舜典班瑞于羣后大禹謨禹乃會羣后武成曰
王若曰羣九有九州也嚴氏粲曰以四方為界域則
后義同

方為域湯能命其諸侯
而奄有九有成天意也
武丁高宗也鄭氏康成曰武

興故表顯之
號為高宗
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

孫子猶賴其福歐陽氏修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

主祭
之君

集說輔氏廣曰此詩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此蓋言商

至於今猶賴其福而得承其祭祀○李氏公凱曰湯
乃隨其所在之方封建諸侯覆有九有而為王焉繼

是而後凡為商之先君者世受天命
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孫與子也

附錄

王氏肅曰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
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孔氏穎達曰毛以

為湯孫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嚴氏粲
曰成湯之興天實命之其後中微天命幾危矣武丁
能振起之所受天命不至於危殆者在武丁能為人
之孫子盡繼述之義也○徐氏常吉日先后指湯孫
子即武丁對孫子言故曰
先后對先后言故曰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音升

龍旂十乘

反

繩證

大禧

反

尺志

是

承

集傳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

建交龍之旂也

鄭氏康成曰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孔氏穎達曰諸侯當以服數

來朝而得十乘竝至者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竝時來朝四時更來則一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

嚴氏粲曰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而言之也

大禘黍稷也

孔氏穎達曰祭之粢盛唯黍稷

耳禘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

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

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其德之類乎祖也龍旂十乘大禘是承言諸侯之來助祭

者皆備車服奉黍稷此即其所賴之福也○朱氏公遷曰此一節言嗣王克肖先王而有以致助祭之臣

威德遠加祀事明備如此

附錄

孔氏穎達曰武丁為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李氏樗

曰武丁以威武而王天下無有不勝者殷武之詩曰奮伐荆楚易曰高宗伐鬼方則是四方無不服也惟其威武如此故諸侯之來助祭所建之旂則有十乘以見武丁之威可畏也○嚴氏粲曰或以武丁孫子為武丁之孫子然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已之武德義未為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胡氏一桂曰武王只合稱湯而以稱高宗然高宗既稱武丁亦可以稱武王矣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叶虎
浦反

集傳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集說

曾氏鞏曰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李氏樛曰王畿千里乃

斯民之所止也先正王畿然後正四海王畿者四海之本也○朱氏公遷曰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

中而能制外如此○黃氏一正曰肇域彼四海言定天下封域自邦畿始也

附錄

王氏肅曰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

四海來假

音格下同

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

叶牛何反

百祿是何

音荷叶如字

集傳假與格同祈祈衆多貌

鄭氏康成曰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

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祈祈然衆多

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

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

命是也

梁氏益曰左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靈王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

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會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湯會諸侯於此

員與下篇

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

嚴氏粲曰武丁至庚丁八世皆居亳此詩

所言河正指亳也亳有三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湯自南亳遷西亳盤庚所遷即西亳偃師是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鄭氏康成曰百祿

多春秋傳作荷

集說

輔氏廣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祈祈然衆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

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嚴氏聚曰四海朝覲諸侯輻湊則京師氣象盛大於是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也○朱氏公遷曰此一節言人心歸極者衆良由山河鞏固而致然然山河之所以不改其舊者以天命之不替於今耳

附錄

黃氏一正曰武丁時都近河言諸侯來假大集於河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此詩首尾皆以天命為重謂先王因天命而得天下故有以詒子孫之福後王因

天命而不失乎地利故天下諸侯皆畏威而助祭者即先王所詒之福

附錄

李氏樗曰此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為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商之先祖能正四方故奄

有天下其政中微則諸侯必有不服者高宗既興之後能肇域彼四海是以四海之諸侯莫敢不服此詩大抵言奄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祀高宗而指武丁者蓋以諱事神者周人之制也自周以前則未嘗諱之也○胡氏一桂曰武湯與先后皆指成湯武丁與武王皆指高宗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者成湯受命之初事也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者高宗中興成湯所受之命不至危也殆

案此章毛鄭以為祀高宗之詩從序說也朱子改為祀宗廟之詩則是有意斷之爾既泛言祀宗廟則武丁非詩意所重而武王靡不勝句當指主祭之時王言然後儒以時王入廟祭其祖宗而盛稱已之威德為四海所歸命於理未安故從序立說而指武王為武丁者居多以見高宗有中興之功故時王特祀而

表著之揆之詩
義亦可通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絕句楚辭天問禹降

省下土方蓋用此語

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娥息容

員音反

方將帝

立子生商

集傳賦也濬深哲知

李氏樗曰哲明也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褊淺惟其德之明故

不至於昏塞

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

邊幅也

范氏處義曰猶布帛之有幅也

隕讀作員謂周也

王氏應麟曰徐氏曰

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
言之曰員曹氏曰猶云廣輪
有娥契之母家也

司馬氏貞曰有娥當在蒲州○朱子曰舊
說有娥國在不周之北恐不應絕遠如此
將大也○

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
孔氏穎達曰總歎商家深智
不指斥一人也○劉氏瑾曰

泛言濬哲之君蓋自湯
以上契以下皆是也
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

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
境同○孔氏穎達
曰諸夏為外對京

師為內也○呂氏祖謙曰禹先分佈
九州之土地規畫既定然後用工
而幅隕廣大之

時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

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

實基於此

曹氏粹中曰契雖未能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既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毛以為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

時乎以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上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是時契已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即是久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止須言契而已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朱氏善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娥生商之日必言有娥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娥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何氏楷曰契之封商雖帝舜

命之而皆本於天意
故歸之於帝立焉

○玄王桓撥

烈叶必反

受小國是達

叶他反

受大國是達率履

不越遂視既發

叶方反

相息亮

土烈烈海外有截

集傳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

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

孔氏穎達曰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

矣國語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朱氏公遷曰言追尊而不言追王蓋追王之禮始於周且湯之祖父主壬主癸未嘗稱曰王不應舍壬癸而獨王契此特於祭祀之際以美號稱之耳下章稱湯為武王是其例也
桓武撥治達通也

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

蘇氏轍曰授之以國

政無不能達

率循履禮

黃氏佐曰率履正是五典自彼惇之意

越過發應也

言契能循禮不過越

王氏安石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

遂視其民

徐氏常吉曰視與視民不怵之視同

則既發以應之矣

王氏志長曰契能以身教故在

寬而奏效捷也相土契之孫也

王氏質曰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人左氏

謂闕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最盛者也

截整齊也

孔氏穎達曰有截謂守其職不敢內侵外

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

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集說

鄭氏康成曰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

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

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然整齊○輔氏廣曰契為司徒初不見有武之事然文武

乃君之德既封為國君則是當有武德也撥即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驗也此章又叙契及相土之事○朱

氏善曰舜之命契也百姓不親者欲其治之而使親五品不遜者欲其治之而使遜是即撥亂以為治也

非有武德而何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率履不越自已之躬行者言之所以為敷教之本也遂

視既發自民之丕應者言之是即受小國大國是達之實也玄王以桓撥肇造於前相土以烈烈繼承於

後則必其當方伯之任掌征伐之權故諸侯畏之截然整齊是亦天命之所不違也○何氏楷曰契始封

商至相土遷於闕伯之虛以主大火厥後湯以亳興其地
即在商邱東南是開商基業者契而開興王之基者相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躋

子兮反

昭假

音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集傳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主業成與

天命會也

毛氏甚曰至湯與天心齊○孔氏穎達曰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范

氏處義曰天之眷命固未嘗違於商而由湯之前未
有其德可以配天者至於湯則德與命會故曰至于

湯齊降猶生也

朱子曰如維嶽降神之降遲遲久也

徐氏光啓曰遲遲形容不息之

意祗敬式法也

王氏安石曰以能祗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同意○黃氏佐曰式九圍九州也孔氏穎達曰謂九圍為九州者蓋九

分天下各為九處若規○商之先祖既有明德朱氏公遷

曰先祖指契與相土言之○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

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王

質曰聖敬隨日而升○徐氏鳳彩以至昭假於天鮮

曰人心敬則日升急則日墮也于

氏先曰假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

於九州也郝氏敬曰式九圍為君師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朱子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

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修德又無一日閒斷○
成湯之聖稱其德者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
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
言愈約而意愈切矣○嚴氏粲曰商自契以來天命
所嚮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
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敬為聖人之敬
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
敬日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湯無所覲倖唯
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使
為王也○朱氏公遷曰既當此時而得天人會合之
機又有此敬以致天人交與之妙二者皆非一日之
積宜受天命而立人極也
此見成湯起為天子之故

○受小球

音求

大球為下國綴

張衛反

旒

音流

何

音賀

天之休不

競不練

音求

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子由反

集傳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

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

也皆天子之所執也

孔氏穎達曰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

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惟此二圭○
曹氏粹中曰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周禮典
瑞曰玉搢大圭執鎮圭注鎮圭以四鎮之山為琢
飾所以鎮安四方大圭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

國諸侯也綴猶結也

孔氏穎達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紉歲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

也旒旗之垂者也

孔氏穎達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

旌旗云練旒九是旌
旗垂者名為旒也

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

梁氏

益曰公羊傳注綴係屬也

如旗之繆

音

為旒所綴著也

鄭氏康成曰結定其

心如旌旗之旒繆著焉

○嚴氏粲曰詩故云旗所垂為旒衆旒所著為繆

○梁氏益曰繆者旗之正幅也著者綴也

○朱氏公遷曰此言綴旒猶卷阿所謂四方為網易所謂拘係之乃從維之皆以喻其固結而不散

也何荷承任天之嘉美於我故為衆諸侯所歸鄉也

競強練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道聚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為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

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

如旂旒之與綵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何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其聖敬只中道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為政不強不弱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祿之所聚也○朱氏善曰為下國綴旒者譬之於旗旗之旒必附於綵天下之諸侯必附於有德也既為諸侯之所附則有以何天之休矣

○受小共

音恭叶居勇反

大共為下國駿

音峻厖

莫邦反叶莫孔反

何天

之龍

叶丑勇反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叶德總反

不難

奴版反

不竦

小勇

反

百祿是總

子孔反

集傳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

所共之貢也

嚴氏棨曰萬邦惟正之供○郝氏敬曰共供通

鄭氏曰共執也

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

大也厖厚也

嚴氏粲曰受小國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也

董氏曰

齊詩作駿駟

梁氏益曰隋書以為齊詩魏代已亡今舉其說蓋雜見於傳注者耳

謂馬

也

輔氏廣曰當從董說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相類皆是譬喻○胡氏一桂曰駿駟是喻其有力

量能負重致遠之意下

龍寵也

鄭氏康成曰龍當作寵榮名之謂○孔氏

穎達曰何天之龍與上何天之休其文相值休為美譽則此宜為榮名也○李氏樛曰與為龍為光之龍

同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難恐竦懼也

李氏樛曰

不難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此百祿所以總聚而歸之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不震動不難竦即周頌所謂

無貳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難竦○朱氏善曰為下國駿駟者譬之於馬馬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亦必以武德也既能任天下之重則有以何天下之寵矣敷政優優本上章聖敬言敷奏其勇則又以為下章征伐張本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越音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漢書作遏

阿葛反叶

苞有三蘂

五葛反叶

莫遂莫達

叶他反

九有有

截韋顧既伐

越叶房反

昆吾夏桀

集傳賦也武王湯也

曹氏粹中曰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王○王氏質曰前詩先言武

湯次曰武王大率湯以武為盛
即其盛者相承為常稱非諡也
度敬也言恭行天討

也顏氏師古曰成湯興師本於仁義雖秉鉞以欽
為先也○呂氏祖謙曰有度秉鉞敬天討也
曷

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藥旁生萌藥也
歐陽氏修曰大

者為本小而附者為藥
言一本生三藥也本則夏桀藥則韋也

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已

紀杞姓孔氏穎達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

二音姓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昭十八年左

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
之日也昆吾與桀同日亡故檀弓注曰桀以乙卯亡

○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藥皆不

能遂其惡

鄒氏泉曰遂肆其惡也達行其志也

而天下截然歸商矣

段氏

昌武曰截者定於一之謂也

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

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歐陽氏修曰湯已為天下所歸用此九有之師以伐三孽并其

本而去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敢不懼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志在誅有

罪也○黃氏佐曰初伐韋次伐顧庶幾夏桀知所改圖也及其終不悛也然後興南巢之師以快人神之憤苟徒以為治亂者必先其黨翦其枝葉而後除其本根則是後世以計取天下之為而非聖人恭行天

討之意矣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

叶獎里反

降子卿士

鉏里反

實維阿衡

叶戶郎反

實左

音佐

右商王

集傳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

孔氏穎達曰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劉

氏敞曰有震且業者常有震恐危業之事即仲虺云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

罔不懼於非辜者此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

朱氏公遷曰此

字指成湯時言之

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

范氏處義曰此詩據商祖之所

自出而言則湯以前為商之中葉也

允也天子指湯也

何氏楷曰贊湯有聖德信乎其

為真主降言天賜之也

朱氏公遷曰即賚弼之義卿士則伊尹也

孔氏

穎達曰君爽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太甲改
為保衡阿衡為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鄭氏

康成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
平故以為官名○郝氏敬曰古字阿倚通

集說

孔氏穎達曰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時
及得臣之助○蘇氏轍曰自契至湯其間盖有

微弱振動之憂與信矣天之子商也降之卿士以左
右商王而後商室以興○輔氏廣曰昔在中葉有震
且業分明是指相土之後成湯以前中衰之時言也
允也天子言湯之為天子當乎天心降于卿士言伊
尹不徒出乃天為湯而錫之也左右商王謂輔佐成
湯以成王道也○朱氏善曰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
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立之以為興王
之君也此章言降于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

適當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為興王之佐也
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
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以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
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
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百世
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
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總論

陳氏櫟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湯
武德之盛如此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

是敬也即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
越之心即舜命之以敬敷五教之心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集傳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

以其祖配也

張子曰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也

蘇氏曰大禘之

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

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

世歟今案大禘不及羣廟之主

馮氏復京曰陸淳云禘於始祖

廟祭所出之帝便以祖配不兼羣廟朱子蓋同陸說

此宜為禘祭之詩然

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附錄序長發大禘也○孔氏安國曰禘祫之禮

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

食於太廟○孔氏穎達曰王肅以大禘為殷祭

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程子曰禘其祖之所

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為東嚮之尊其餘合食

於其前是為禘也○劉氏敞曰禘於太祖則功

臣與祭故末章言伊尹也○王氏安石曰長發

序以為大禘之詩雖序以為禘太祖周無四時

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

時之禘為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矣○陳

氏祥道曰陸淳謂禘祭不兼羣廟為其疎遠不

敢褻狎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

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則不兼羣廟之說其

足信哉○何氏楷曰漢儒皆以大禘為合祭羣

廟程子胡致堂皆從其說而趙楊泥大傳中以

其祖配之一語謂禘祭推始祖之所自出其中

之者惟始祖一人而已朱子亦以為然今據大
 傳本文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
 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馬端臨謂玩其文意亦
 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及其祖之所自
 出諸侯所祭止太祖大夫士有功勞見知於君
 許之祫則干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
 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也蓋禘之為言諦也
 一則如宋神宗謂審諦其祖之所自出一則如
 許慎為審禘昭穆張純謂諦諛昭穆尊卑之義
 是也斯則大禘之禮七廟之主皆在亦以明矣
 ○此詩末章舉及阿衡正配享太廟之事固大
 禘之一證也書盤庚篇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間祀追
 享朝享先儒謂禘追其所自出故為追享祫羣主
 皆朝於太廟故為朝享禘祫皆以享名而禘尤大

於禘故以大享名也盤庚言功臣配享正在大享之時則序以長發為大禘信非妄矣何休亦云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楊氏云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不及於所自出之帝則安得謂之禘詩今案篇首即以長發其祥一語開端明是指帝嚳而言未嘗不及於所自出之帝也豈必舉嚳之名而後謂之及嚳耶

案序長發大禘也鄭康成曰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夫禘之名祭天古矣然考之此詩曰契曰相土曰湯曰伊尹則與郊祭之制未協故王肅以為宗廟之祭也案殷制夏祭亦名禘然夏禘時祭也不及羣廟之主無因而言相土若以為五年殷禘鄭康成於禘禘志推之以為禘祭各就其廟經述商所由興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故朱子以此宜為禘祭之詩然

以經無明文可考未定厥義今錄諸
儒之說近於禘祫者俾後有所徵焉

撻

他達反

彼殷武奮伐荆楚采

面規反

入其阻裒

蒲侯反

荆之

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象呂反

集傳賦也撻疾貌

曹氏粹中曰言其兵威神速○徐氏鳳彩曰德綏者宜緩威震者宜

疾積衰之後非可遲疑重發者也

殷武殷王之武也采冒裒聚湯孫

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

殷道衰楚人叛之

孔氏穎達曰周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

嚴氏粲曰解頤新語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

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作商頌之說殊不思禹貢荆及衡陽為荊州乃在南即荆楚也荆岐既旅至于荆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岐耳孰謂周始有荆楚哉高宗撻然

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

朱氏公遷曰叛則散以亂衷以

聚之所以致其來而平之也○黃氏佐曰裒旅謂斂人心之渙散收荆楚之叛衆而致其來如所謂是致也是附也 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

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朱氏公遷曰高宗伐鬼方朱子以為荆楚

蓋荆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爾驗諸屈原九歌可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

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
自敕整截然齊一○李氏樛曰荆楚在商周之時為
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及商室中微世
為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輔氏廣曰撻彼殷
武言高宗能疾於用武也奮伐荆楚知所怒也采入
其阻不憚勞也衰荆之旅不縱殺也有截其所使之
截然齊一各居其所也此其所以為高宗之功緒也
○朱氏善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
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綱紀之既壞外之
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
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既離撥亂而復反於
正哉若殷之高宗信乎其無愧於為湯之孫矣

○維女音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都氐音啼莫

敢不來享叶虛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良反

集傳賦也氐羗夷狄國在西方

孔氏穎達曰氐羗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

秦隴之西○曹氏粹中曰漢志隴西郡有氐道縣羗即西羗姑丑畧反羗之屬也

享獻也

朱

善曰謂獻其方物也

世見曰王

孔氏穎達曰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外謂

之蕃國世一見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蘇氏曰既克之

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

曹氏粹中曰商居河洛之間則

荆楚在國南鄉

昔成湯之世雖氐羗之遠猶莫敢不來朝

朱

道行曰氐羗其種不一故曰莫不

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荆楚曷敢

不至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輔氏廣曰既以克之則慰安之戒敕之使

之循其常禮而不敢為異也○朱氏公遷曰此舉遠者以戒近者之當然也○徐氏鳳彩曰上章以威克

此章以

文告

○天命多辟

音璧

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直革

反

稼穡匪解

音懈叶訖力反

集傳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適通

郝氏敬曰責讓

也

○言天命諸侯

曹氏粹中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

子實天所命也

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

鄭氏康成曰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

諸侯之國定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黃氏佐曰

是以云然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黃氏佐曰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

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項氏安世曰言以歲

免於禍適奉其稼穡而不敢解也鍾言荆楚既平

而諸侯畏服也朱子曰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

自是欠了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

集說李氏樗曰禹貢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今立都

無不服也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王以見諸侯

惟當以勸民稼穡而無有解倦則可以免禍責矣古

者天子之於諸侯訓以農事視其農事或修或否以
為賞罰誠以農事乃諸侯之急務也上章言夷狄率
服則是天下無事其所先者農事耳故於此繼而言
之也○季氏本曰稼穡民事之所急者稼穡匪解則
能安民而諸侯之職修矣所以免禍適在此
而已曰勿予禍適據諸侯免禍之心而言

○天命降監

下與
濫叶

下民有嚴

叶五
剛反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命于下國

叶越
逼反

封建厥福

叶筆
力反

集傳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

孔氏

穎達曰左傳曰賞僭懼
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

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

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

朱氏公
遷曰天

之視聽在民則聰明畏
皆自我民矣非可畏乎
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

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

命而中興也

集說

輔氏廣曰言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
民雖卑而天實以為視聽不可忽也惟高宗上

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
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

其福○朱氏公遷曰畏天在於畏民公賞罰勤政事
畏民以盡畏天之實如此則得天而得民矣○此章

乃高宗所以中興之故凡荆楚之來庭諸侯之畏服
功業之顯著福祚之久長皆不僭濫怠遑以致之耳

苟不務此而唯威力之是尚則
民若即天顯見其可畏而已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

叶桑經反

集傳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

嚴氏榮曰言政

教取正於此也○沈氏萬鈞曰極中之表也

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

朱氏

公遷曰整敕明盛皆以中興氣象言

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

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

孫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章美高宗能正都邑為天下之本福及子孫也高宗能治都邑使風俗翼翼然

禮遜恭敬故四方皆取中焉謂天下視都邑為風俗也其聲聞則赫赫而盛其威靈則濯濯而大故身享壽考康寧之福使後嗣得以保其基業○朱氏公遷曰殷道中衰國勢頽靡四方悞易而弗庭者久矣及高宗振厲而都邑尊嚴復為民極而聲威大著無遠弗加而又歷年多施澤於民久人心天命鞏固俾子孫世世治安此中興之功所以不可及也○何氏楷曰身壽考則經營必周世治安則靈長未艾此高宗之中興所以為烈而子孫崇報之所以不容已歟

○陟彼景山

叶所旃反

松柏丸丸

叶胡員反

是斷

音短

是遷方斲

陟角

反

是虔松桷

音角

有挺

丑連反

旅楹有閑

叶胡田反

寢成孔安

叶於

連反

集傳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

朱子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

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

九九直也

錢氏文子曰九九圓直也

遷徙

徐氏常吉日斷是斷之於景山之上遷是遷之於造作之所

方正也

謝氏枋得曰以

繩墨取方正

虔亦截也

季氏本曰如虔劉之虔

挺長貌

孔氏穎達曰稱以長為善

故挺為長貌

旅衆也

孔氏穎達曰言為稱與衆楹故訓旅為衆

閑閑然而大也

薛氏漢曰閑大也

寢廟中之寢也

何氏楷曰闕宮篇詠新廟亦但舉路寢則此可例推

矣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

不在三昭三穆之數

史記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子祖庚立嘉武丁之

德立其廟 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闕宮
為高宗

之卒章文意畧同未詳何謂

集說

輔氏廣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
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闕宮之卒章文

義略同者蓋俱為宗廟始成而祭之詩豈作闕宮者
亦取法於是詩乎○劉氏瑾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
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祧於大祖
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
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
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
○郝氏敬曰此與魯頌新廟異魯更新此始作也

總論

許氏謙曰高宗中興之功必以伐荆楚為大故
作頌者惟言此以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蓋蠻夷

猶夏聖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也○朱氏公遷曰一章稱伐楚之功二章述戒楚之詞三章言諸侯來服四章本中興之故五章極言中興之盛六章則言今日作廟以祭如此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章五句

劉氏

瑾曰篇內第三章為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一章章七句

集說

蘇氏轍曰司馬遷言宋襄公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

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蓋出於韓詩近世學者因此詩有奮伐荆楚則以襄公伐楚之事當之遂以韓嬰之說為信予考商頌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且其詩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輦域彼四海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類非復諸侯之事無可疑者襄公伐楚而敗於

泓幾以亡國此宋之大恥既非其所當頌而長
發之詩謂湯武王苟誠襄公之頌周有武王豈
復以命湯哉○劉氏瑾曰闕宮為頌僖公修宗
廟而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闕宮所
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
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
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郝氏
敬曰荆楚之國天下有道則首善焉文王之二
南是也無道則首叛焉商周之中葉是也繼世
之王有能中興者則天下視此為向背焉高宗
之殷武周宣
之采芑是也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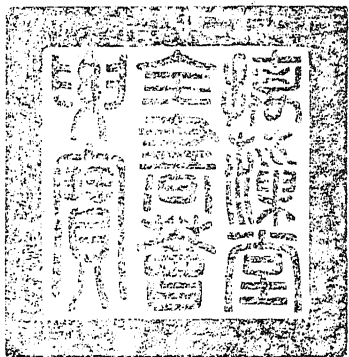
集說

班氏固曰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娥姜嫄
契稷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任大

如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
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大公申伯召虎仲
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
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
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張子曰商頌之詞粹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二十一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臣劉天倉